

收稿日期:2023-12-19

# 网络圈层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传播的目标、困境与出路

闫梦晴,顾友仁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1299)

**摘要:**网络圈层作为信息资源互通、情感价值共享的新样态,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重要场域。凝聚网络圈层思想共识、营造网络圈层清朗生态、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新时代网络圈层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目标指向。网络圈层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面临圈内循环削弱话语内容吸引力、圈层区隔分散话语传播凝聚力、阵地争夺破坏话语生态完整性的困境,可以通过优化内容设计、探索融通之道、发挥协同作用来建立全方位内容矩阵、实现圈内外话语联动、重构主阵地话语生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网络圈层中的传播效能。

**关键词:**网络圈层;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话语传播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3-009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学研究”(22BKS133)。

**作者简介:**闫梦晴(1998—),女,安徽亳州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顾友仁(1973—),男,安徽寿县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3.038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sup>[1]</sup>在互联网重塑传播格局、信息环境、舆论生态的当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必须“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sup>[2][3]78</sup>,统筹兼顾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积极回应“双重空间”新变化。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sup>[3]</sup>,网络已深嵌于民众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网民常常根据自身趣缘、地缘、业缘创建或加入各类网络聚合群体,形成风格各异的网络圈层。网络圈层在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的同时,给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造成了入圈难、传播难、见效难的现实困境。因此,要积极找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破壁出圈的路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网络圈层中的传播效能。

## 一、网络圈层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目标指向

网络圈层作为人们在网络空间中聚集的特殊形式,形成了个体群化和群体个化的新样态。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突破圈层壁垒,融入网络圈层,是网络空间治理的应有之义。

### (一)凝聚网络圈层思想共识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国家治理、意识形态建设、社会秩序维护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网络圈层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而产生,是“个体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sup>[4]</sup>,是网络社会组织形式的新样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新渠道、文明交流新平台、思想互鉴新方式打破了传统时空界限,凝聚网络圈层思想共识成为各国极度重视的新疆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sup>[5]80</sup>,能否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凝聚人们思想共识,“关键要看能不能占领网上阵地,能不能赢得网上主导权”<sup>[5]55</sup>。为此,应在网络圈层中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整合凝聚功能。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其思想政治教育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正确处理了“变与不变”、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中华民族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同中华民族追求的奋斗目标相契合的实践活动。新时代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融入网络空间、深入网络圈层,就是要用思想政治教育推动网络圈层精神文明和文化软实力建设,凝聚网络圈层中亿万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在思想共识的基础上聚焦共同利益、形成共同价值追求、找到共同理想目标,进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圈层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汇聚网络圈层中的各方力量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网联网下形成同心圆”<sup>[2]335</sup>。

### (二)营造网络圈层清朗生态

网络空间打破了现实社会的时间限制与空间阻隔,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然而,网络活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得一些乱象随之产生,给网民造成不良影响的同时,也为网络空间治理带来巨大挑战。网络空间风清气正、生态良好,既是国家和社会高度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人民群众共同追求的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sup>[2]336</sup>。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网络空间都需要构建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网络圈层是网络社会交往衍生出的网络空间的特殊表现形式,它不仅让网络民众实现了圈层内部资源共享,而且还深刻影响着圈层成员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阵地。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网络圈层中的传播,有利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和思想引领功能、提升圈层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和道德判断能力、形成道德自律和道德自觉,从而营造出良好的网络圈层环境。这在圈层内部表现为信息内容互通、情感价值共享、风格类型适配的和谐景象;在圈层之间体现为倡导开放包容、和谐共存,处理好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减少圈群冲突和偏见,打破圈群封闭和区隔,实现各个圈层之间独立而不孤立、依靠而不依赖、联络而不离散的状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网络覆盖率和普及率持续上升,网络社会由城市扩展到农村,网民老龄化、低龄化趋势不断扩大,网络圈层的广泛性、多样性、复杂性日益增加,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方式、内容、环境等因素都发生了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传家宝、国家治理的生命线、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必须融入网络圈层的人际沟通、信息交流、生活娱乐等方方面面,在网络圈层中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凝心聚力、铸魂育人,发挥价值

引领、文化引领、意识形态引领等功能,使网络圈层主体思想定向、精神振奋、素质提高,进而优化网络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 (三)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sup>[6]</sup>网络空间作为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日趋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反映了党之所求、国之所需。

在超时空的网络空间中,各种文化碰撞交融、各样思潮激荡交锋,国内外某些反动敌对势力以资本优势为支撑、以技术优势为依托,在网络上兴风作浪,蓄意削弱主流思想舆论影响力,蓄谋篡夺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以达到颠覆“异己”国家的目的。“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sup>[7]</sup>,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上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要地位。网络圈层是现实主体展现个性、表达情感、输出观念、寻求共鸣的平台,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网络圈层中的传播,对于占领网络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应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危机、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优化内容供给、更新传播理念、创新传播方式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引导、思想引领、舆论宣传等多种方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融入网络圈层综合治理,充分发挥其网络渗透作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凝聚人心、整合意志,发挥党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举旗定向的领导核心作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要加强阵地管理,提高主动性、把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增强“阵地不能丢”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主动承担起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责任和使命。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利用网络准确讲述中国故事,清晰表达中国声音,广泛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各国人民感受到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减少因错误思潮影响和全面认知缺乏而产生的偏见和敌意。

## 二、网络圈层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现实困境

网络圈层具有满足人们社交需求和情感需求的独特优势和积极价值,是当下人们热衷的聚集方式。但在网络开放性、流动性、弱关系与圈层封闭性、排他性、强关系等双重特征嵌套叠加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圈内循环削弱话语内容吸引力、圈层区隔分散话语传播凝聚力、阵地争夺破坏话语生态完整性的困境。

### (一)圈内循环:削弱话语内容吸引力

基于情感和观念、兴趣和爱好等因素结成的网络圈层不断发展,圈内成员在这种新型共同体形态中不断分享信息、表达情绪、输出价值。因此,圈层内部高度黏合,亲密性和组织性极大增强,但圈层成员往往局限于对个体性议题和群体性议题的关注,习惯性忽略异质信息和公共性议题,形成认知窄化。由此,以同质聚合为表征的网络圈层呈现出对内循环、开放,对外抑制、遮蔽的样态,导致网络圈层陷入周而复始的循环模式,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吸引力。

首先,圈层信息传播加密,引发回音室效应,造成信息茧房,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失调。回音室效应是指在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中,网民却往往更倾向于接受同质声音,拒绝异质声音,“由此形成封闭空间,而在空间内原有的信息和观点却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和强化”<sup>[8]</sup>。当前,信息传播加密几乎在所有网络圈层中都有体现,一方面,它有利于构建圈层内部独特的话语体系,形成共同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追求,进而维持圈层稳定;另一方面,它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针对性,令其难以入圈。同时,在回音室效应的作用下大量符合圈层认同的信息循环反复,“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sup>[9]</sup>,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难以发挥效

力,陷入失调。

其次,圈层信息接受模式易造成信息过载,引发信息成瘾,降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吸引力。“互联网+”时代,传统单向传播“传”与“受”的绝对边界被打破,使人们从“一对多”的被动接收者身份中跳脱出来,迎来“多对多、自传播”的网状传播时代。这种改变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受关注程度有所降低,而让凸显个性化、娱乐化、碎片化的信息在网络圈层中反复地传播,圈内信息承载量远远高于圈层成员的实际需求量,造成信息过载。同时,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算法推荐精准迎合圈层成员兴趣偏好,“让人们沉浸在只‘为眼前’而活,总是通过享受、兴奋、兴趣去打发每个瞬间”<sup>[10]</sup>,长此以往,圈层成员就会被感官快乐所驯服,导致信息成瘾。这些都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吸引力,削弱其影响力和感染力。

## (二)圈层区隔:分散话语传播凝聚力

“网络圈层基于趣缘、业缘、地缘等共同价值取向而建立,这一过程本身就带有区隔化标签。”<sup>[11]</sup>一方面,网络圈层区隔化会造就话语交流壁垒,形成圈际文化隔膜。马克思认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sup>[12]</sup>在圈层交往中,以自由选择、自发聚合为特质的圈层组织具有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价值准则、文化内容,极大地强化了圈内成员之间的关系,增强了成员对圈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动圈层结构趋于稳固,独特的话语壁垒和文化隔膜就此形成。高度的自我认同感使得圈内成员对圈外人的定义往往非此即彼、非友即敌,没有圈层“密钥”的人会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圈层成员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特性和纯洁性,通常十分认同本圈层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排斥圈外“异己者”的观点和主张。正是这种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极端态度常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者被阻隔在圈外,陷入“入圈难”“发声难”的无奈境地。另一方面,网络圈层区隔化会诱发“沉默的螺旋”效应,造成网络圈层内部的话语差序格局。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交互性赋予每个网民平等的知晓权和话语权,但事实上网络圈层内部难以达到权力平等。圈内成员交流沟通时,受“沉默的螺旋”效应影响,大部分个体为避免被边缘化,会选择避异求同,以彰显“合群”,位于话语中心、占据话语优势的意见领袖常常能够主导圈内观点看法和舆论方向。由此,网络圈层内部便形成“弱者愈弱,强者愈强”的话语差序格局。例如,在各个粉丝圈场域内,位于头部的核心圈层是经纪公司或工作室等官方组织,位于腰部的影响圈层是非官方的后援会和有影响力的大粉,位于尾部的基础圈层是数量最多的普通粉丝和路人粉丝。由此可知,因志同道合而自发聚合的网络圈层成员之间的区隔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思想政治教育难以实现“精准滴灌”式传播,不能做到科学发声、精准发声,从而分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凝聚力。

网络圈层使网络传播空间区隔化为纵横交错、泾渭分明的生态图景,各类圈层在网络空间如同一座座孤岛,对主流价值、主流文化的“收编”往往具有明显的排斥与抵触,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凝聚力在网络圈层中有不断被分散的趋势。

## (三)阵地争夺:破坏话语生态完整性

“话语生态聚焦于话语内部信息和内容的表述及自身逻辑的运行机制,影响话语运行的外在环境、话语参与主体及主体间的关系样态三个维度。”<sup>[13]</sup>网络圈层阵地争夺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完整性的破坏也包括三个维度。

其一,网络圈层表达碎片化影响了话语体系的完备性。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往往立足于整体观和全局观,以宏观、连续、系统和科学的一元话语构建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导向功能的话语体系。而圈内信息大多是零碎意象的随意拼

凑,外无形式限制,内无价值供养。随性、庞杂、感性的圈层信息在“眼球经济”“流量至上”“娱乐至死”的刺激下层见叠出,这极易颠覆人们的认知习惯,形成惰性思维继而使人们抗拒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和逻辑严密的教育内容,解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义的完整性,割裂话语体系的系统性。

其二,非主流意识形态借圈传播割裂了话语空间的完整性。网络空间相对异质,是一个“弱控制”话语场域。在网络空间这个虚拟世界里,资源共享和话语自由为网民带来了“技术赋权”,这种赋权打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舆论传播格局,使得普通受众成为网络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多元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网络空间自由流动,导致那些气味相投、步调一致的网民类聚成各式各样的网络圈层。相较于传统意识形态阵地,网络圈层因其封闭排他,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和法律制度的规约,历史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非主流意识形态正借助网络圈层不断蔓延,打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空间的完整性。

其三,网络媒体存在阵地争夺和行为越轨的问题。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网络安全,致力于建设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但在实际工作中主流媒体容易遭受西方媒体的妖魔化和非主流媒体的挤压,将其“污名化”“边缘化”“丑化”。另一方面,自媒体作为全新的传播节点,已经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网络舆情、群众情绪的重要因素。在市场化和资本化的诱导下,自媒体的价值理性逐步被工具理性所掩盖,大量粗制滥造的信息散布在网络中,挤占着主流媒体的话语空间。当前,如何让网络媒体成为主流媒体承担使命任务的助力,共建清朗网络空间,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 三、网络圈层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有效路径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传播空间正在被类别多样、影响广泛的圈层结构挤占,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认同危机。为此,要主动出击、积极探索,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赋能。

#### (一)优化内容设计:建立全方位内容矩阵

资本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使得网络圈层化持续加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不断被加密化、排他化、碎片化的圈层内容挤压,面临着话语内容失序、传播效果减弱的风险。为此,我们要纵向深耕、横向拓展、系统布局,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打造成“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sup>[14]</sup>融通一体的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内容矩阵,改善话语内容,构筑话语优势。

首先,坚持内容的政治性和权威性,构建有棱有角的政治话语,增强话语力度,巩固话语引领力。在多元圈层文化互通融合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政治性和权威性不断弱化,面临着主体失语、内容失真、效果失效的话语危局。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在面对原则性、根本性的是非问题时,要勇于负重担当、敢于举旗亮剑、善于解疑释惑,以鲜明、坚决的态度和逻辑缜密、环环相扣的理论织就一张“话语密网”,从而增进话语认同、强化话语共识。同时,还要立足实践,与时俱进,将政治话语和中国梦、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等新时代中国发展之变相结合,精心布设动态“话语情景”,创新话语议题,实现政治话语和经济、文化、民生、娱乐等相关社会热点的融会贯通,增加话语厚度,以形象化表达提升话语内容的吸引力和公信力。

其次,加强内容的学理性和彻底性,讲述有理有据的学术话语,增强话语内容的说服力。“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sup>[15]</sup>在结构复杂与多维交互的圈层化场域中,曲高和寡的话语内容难以吸引圈层群体,无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预期目标。为此,要充分理解圈层群体的话语特点和话语规律,在此基础上凝练出逻辑清晰、内容充实、立论有据的话语内容,增强话语表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用理性思维和缜密分析讲清问题,讲透道理,从而有效掌握圈层舆情动态、把握

思想动向、提升话语认同,形成牢不可破的话语内容优势。

最后,注重内容大众化和普通化,挖掘有声有色的生活话语,增强话语内容温度,引起话语共鸣。被央视称为“灶台上的乡愁”的蜀中桃子姐就是生活话语的典范。作为饮食文化圈的代表人物,她通过质朴无华的拍摄方式和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将乡村振兴战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政治话语融入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之中,以接地气的视频内容引发广大网民的情感共鸣,实现话语内容破圈传播。当下,面对不同圈层成员,思想政治教育者不仅要讲好“有字之书”,更要贴近生活,用活“无字之书”,将宏大叙事与微观表达有机结合,精准识别不同圈层群体的话语特征和情感需求,有针对性地推送符合其偏好和追求的话语内容,打通话语渠道,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破壁出圈”,拆除因圈层信息加密而形成的话语藩篱。

## (二)探索融通之道:实现圈内外话语联动

信息交互通畅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良好关系成功构建的前提,也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传播的基础和条件。然而,网络圈层区隔化正不断改变主客体间的存在状态和交互方式,造成传播空间变异、信息交互受阻、传播效能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安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挑战。为此,需要探索融通之道,弥合话语鸿沟,打破话语壁垒,重构话语通道,实现圈层内外话语联动,赢得网络圈层中的话语权。

首先,善用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突破圈层。网络时代,信息技术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步成为思想塑造、政治灌输、道德培养的重要载体。面对圈层空间区隔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需要巧妙利用信息技术为之赋能,实现破圈传播。例如,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在海量数据信息中有针对性地采集有效信息,使话语传播“对症下药”,牢牢把握圈层空间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时、动态、全面地关注网络圈层成员的个性特征、思想特点、价值选择,获取“数据痕迹”,并以此实现对圈层中个人或群体需求的精准识别、精准对接、精准供给;利用元宇宙技术打造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有机统一的多层次、立体化“沉浸教育”,提升教育体验感和真实感,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强化思想价值引领。

其次,优化话语表达,助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融入圈层。信息时代,网络圈层呈现出信息泛滥、无序、虚假等特征,信息过载持续加剧,圈层成员出现信息消化不良、接受度降低的症状。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网络圈层中的有效传播,就必须研究圈层生态,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策略。一方面要采用情理交融的话语表达策略。情感是构建网络圈层的重要驱动力,破圈传播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研判圈层成员的情感需求,以情理交融的话语表达和圈内成员形成情感共鸣。另一方面要采用图文并茂的话语表达策略。读图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与思维方式已发生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要积极使用图像表达,构建图文音视频于一体的立体话语,用生动形象的图文符号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破圈入脑融心”。

最后,创新主体要素,借助“圈内人”形象引领圈层。网络时代,信息生产、发布、传播和获取的门槛不断降低,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海量数据导致人们对绝大部分信息的信任感降低,愈发倾向于相信自身所处圈层的意见领袖和圈内信息。为进一步破除圈层话语区隔、建立话语沟通渠道、增强话语传播效果,培育圈内意见领袖,以“圈内人”形象发挥其圈层影响力,无疑更加契合破圈传播的发声需求。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同辈效应”,发挥同辈话语效能。同辈群体通常是生活在类似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彼此之间交往频繁、相互影响,因共同的兴趣爱好、相似的价值观念自发形成。利用同辈之间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也可以快速融入网络圈层,建立沟通渠道,扩大主流声音,提升传播效果。

### (三)发挥协同作用:重构主阵地话语生态

犹如一个个小社会的网络圈层,是网络空间思政育人的重要场域。“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sup>[16]</sup>因此,要积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适应当下网络生态,调动多元主体,采取多种措施,发挥多方作用,形成共治合力,不断完善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完整话语生态的协同工作格局。

首先,立足现实社会,聚焦圈层空间,实现问题标本兼治。当前,人们在急速变化的社会生活中难免感到孤独和寂寞,网络圈层作为现实社会在网络空间的演进,具有社会性、现实性和共享性,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大部分网络圈层从形成到发展都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圈层内部价值观念和情感追求出现偏差,通常也是虚拟和现实双重空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分析、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网络圈层中的传播问题时,不能只着眼于圈层内部和网络空间,还要立足现实社会,从人们生产、生活实际出发,探寻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根本性、深层次原因。

其次,注重多元参与,凝聚各方力量,构建协同治理格局。其一,党和政府要主动“亮剑”,积极“出拳”,共同推进网络生态治理。一方面,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管网,针对网络圈层领域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制定专项法规。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网络圈层的全过程追踪和全方位监管,提升精准研判、统筹指导和应急处突的能力,对于网络圈层存在的不良舆论现象,要拔本塞源,及时处理。其二,统筹媒体和公众参与,推动社会各方共同发力。在传播机制变革导致话语权下移和分散的当下,仅仅依靠某一方面的力量难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效度提升和广度扩展。因此,一方面要强化社会媒体和企业媒体的责任意识,使之和主流媒体形成合力,拓展话语渠道、丰富话语资源,增强主流话语入圈穿透力,提升传播效能。另一方面还要发挥民众力量,通过遴选和培养一批信仰坚定、理论扎实的“大V”“网红”“公知”等网络意见领袖引导网络舆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

最后,完善制度建设,推动制度实施,营造良好圈层氛围。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既要倡导自由,也要遵守秩序,依法管理网络空间是促进网络生态健康的基本途径和长久之策。为此,一是要持续推进制度建设来加强网络圈层的全链条监管,一方面要弥补不足之处,完善网络圈层相关法律法规,如通过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来解决“饭圈”乱象;另一方面要根据网络圈层的多元复杂特性和动态演化趋势来加强立法的前瞻性和全局性,以法律刚性和制度理性来净化圈层环境、规范网民言行<sup>[17]</sup>。二是要不断强化制度执行,通过“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提升治理效能,优化话语生态。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3] 崔爽.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7.5%[N].科技日报,2024-04-01(6).
- [4] 彭兰.网络的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J].编辑之友,2019(11):5-12.
-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11.

- [8] 许向东.在全新的传播格局下破解“回音室效应”[J].人民论坛,2020(18):112-115.
- [9] 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产生知识[M].毕竟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8.
- [10] 加迪纳.克尔凯郭尔[M].刘玉红,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44.
- [11] 陈坤,刘雨.网络圈群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破圈困境与路径选择[J].理论导刊,2022(7):112-116.
-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5.
- [13] 彭刚.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态的完善进路[J].长白学刊,2022(2):15-21.
- [14] 侯丽羽,张耀灿.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三种基本形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2):143-148.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0.
- [17] 代晓利,陈雨璇.算法推荐场域中乡村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8-16

## The Goal, Predicament and Approach of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Network Social Circles

YAN Mengqing; GU Youre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1299,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pattern of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emotional value, the network social circl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goal of the dissemination should be achieving the consensus, building the healthy and well-ordered ecology, maintaining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circles. The dissemination is faced with many predicaments, such as the attractiveness of discourse content diluted by the inner-circulation, cohesion blocked by different strata and circles, the ecology damaged by contradicting discourse communities. We should optimize content design, while exploring the way of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establishing an all-round content matrix, realizing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discourse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different circles, reconstructing the dominant discourse ecology, so a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twork social circles.

**Key words:** network social circ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责任编辑:孙晓东〕